



启功先生以深谙文史典章、学问渊博著称。

套具有经验性的“望气”标尺，判定其真伪。

谢稚柳先生（1910—1997）作为古书画鉴定的泰斗，即善于通过艺术直觉和“望气”之法，对笔墨风格进行断代。加之他本人即为大画家，对笔墨风格的微妙变化和内在气韵，理解力自然要高于一些不会画画或粗通文墨的鉴定家。

廉亮也推崇“望气”：“看得多了，有时候一眼就能看出来是不是真的。尤其是写意的那种，给人的感觉是不一样的。”


其次是文献与考据，也就是查阅著录文献和历史档案，从史料中找出蛛丝马迹，以求与画作严丝合缝的吻合度。

启功先生（1912—2005）以深谙文史典章、学问渊博著称，他的鉴赏严谨如治学，常以文献、文字、训诂、年号干支解画，堪称学者型鉴赏大家。

2004年，启功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，鉴定古代字画的方法，在近代确实有很大的进步。“因为摄影印刷的进展，提供了鉴定的比较资料；科学摄影可以照出昏暗不清的部分，使被掩盖的款识重新显现……例如用笔的压力、行笔习惯的侧重方向、字的行距、画的构图以及印章的校对等等，如果通过电脑来比较，自比肉眼和人脑要准确得多。已知的还有用电脑测试种种图像的技术，更可使模糊的图像复原近真，这比前些年用红外线摄影又前进了一大步。再加上材料的凑集排比，可以看出其一家书画风格的形成过程，从笔力特点印证作者体力的

强弱，以及他年寿的长短。至于纸绢的年代，我相信，将来必会有比碳十四测定年限更精密的办法，测出几百年中的时间差。人的经验又可与科学工具相辅相成。”

此外，喻军表示注重实物细节也很重要。“比如你仿唐代绢本，就得找来古法织造的生丝细绢，其经纬密度、丝线光泽如不符合年代特征，即便费心费力地绘制出来，懂行者也会识破。再比如纸本返铅、火气、代笔、后添款、改款等，如未掌握古法捞纸形成的独特纸性纹理，或者色墨以现代化学手段制成，缺乏岁月的沉淀，则必露出破绽，难逃法眼。”

当然，即便有科技和经验加持，书画鉴定还是很难一锤定音。喻军以五代时期南唐画家董源的《溪岸图》为例：“谢老（谢稚柳）谓之晚出董源时期，断为摹本；启老（启功）未曾亲鉴，然考诸题跋著录，疑为近世仿作，甚至不排除系张大千仿造之可能；徐老（徐邦达）则依据手法、章法等细节要素，判定其为五代至北宋初期作品，董源系五代南唐画家，等于判定其为真迹。你看，三位大家（谢老重‘目鉴直觉’，启老重‘文史互证’，徐老重‘考据实证’）即有三种看法，竟成鼎足之论。足见文物鉴定如涉渊海，非淹通博识者不能窥其奥，走眼之事亦属寻常。”

书画鉴定家徐邦达先生（中）。

